

每个家人都在这儿，可以了，
已经圆满，再无缺憾。

Yoko Ogawa

みんな揃っている。
大丈夫、誰も欠けていない。

米娜的行进

「旦」小川洋子 著

竺家荣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米圖的行進

一歲至三歲
繪圖故事書



Yoko Ogawa

米娜的行进

ミーナのしんこう

〔目〕小川洋子 著
竺家荣 译

Mina no Kôshin

Copyright © 2006 by Yoko O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5-3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娜的行进 / (日) 小川洋子著；竺家荣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339-4939-6

I. ①米… II. ①小… ②竺…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3850 号

米娜的行进

作者：〔日〕小川洋子

译者：竺家荣

责任编辑：王盈盈

出版发行：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超能印业有限公司

版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68 千字

印张：10.5

插页：1

书号：ISBN 978-7-5339-4939-6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坐的车子是千里迢迢从德国海运来的蕾丝装饰的铜制婴儿车。整个车体由十分优雅的曲线构成，连婴儿车的内衬都毫不吝啬地全部使用了手工制作的蕾丝，摸上去就像小鸟的绒毛一样柔软。把手就不用说了，从遮阳篷到车轮的五金件无不闪耀着光辉。在头部的软垫上，用浅粉色的花体字绣着“Tomoko^①”的字样。

那辆婴儿车是大姨送我的生日礼物。大姨嫁的男人是饮用水公司的继承人，母亲是德国人。在我家的亲戚里，

① 主人公“朋子”日语名字的罗马字拼法。

别说是和外国人沾亲带故，就连坐过飞机的人都没有。所以每当议论大姨的时候，必定会有人补上一句“她跟外国人结婚了”，就好像这属于大姨名字的一部分似的。

当时，我和父母住在冈山郊外的出租房里。在我家所有的家当中，这婴儿车大概是最昂贵的了。只要看在我家门前拍的照片，就会看出华丽的婴儿车和破旧的木制房屋极不协调。它几乎已经超出了狭窄的庭院，甚至比主角婴儿还要引人注目。据说每当妈妈推着车走在乡下的路上时，擦肩而过的人都会回头张望，熟悉的人还会走过来到处摸一摸，然后深深地感叹：“这个婴儿车太漂亮了！”对里面的可爱的孩子却没有夸赞一句什么就走了。

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坐那个婴儿车是什么感觉了。当我懂事以后，就是说长大到不能再坐婴儿车的时候，它已经被摆放在杂物间的正中央了。尽管蕾丝花边有些泛黄，还残留着当年我吐的奶渍，但它依旧美丽如初。虽处于油汀炉和一卷卷门帘的包围之中，它仍旧一直散发着遥远的异国芬芳。

我喜欢嗅着这股香气，沉浸于对自己身世的幻想之中。也许我本来是某个遥远国家的公主，幼年时被某个背叛主人的用人拐走了，连同婴儿车一起被遗弃在了森林里。若

将我枕垫上的“Tomoko”字样的刺绣拆掉的话，那下面一定残留着我的真名的针眼。也许是叫伊丽莎白，也许是叫安琪儿……我能够幻想出这样一个故事，要归功于这辆婴儿车。

在它之后，把我带向外面世界的交通工具就是爸爸的自行车了。这是一辆没有任何装饰、嘎吱嘎吱作响的乌黑自行车。和德国造的婴儿车比起来，只能说太普通了。爸爸每天早上把皮包系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骑车去单位上班。每到休息日，他就把我放在后座上，带着我骑车去公园。

我至今仍记得那辆自行车的触感，把我轻轻地抱起来的那厚实的手和后背上的烟味，以及车轮扬起来的风。

“抓紧喽，别松手哦！”

爸爸转过身，确认我抓住了他的毛衣后，便开始蹬自行车。一路上，不管是上陡坡还是急转弯，他都可以轻松地骑过去。我深信，只要抱紧爸爸的后背，他就能带我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尽管我一直乖乖地听爸爸的话，片刻也不曾松开他的毛衣，他却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去了远方。爸爸死于晚期胃癌。那是一九六六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在小学毕业典礼当天，山阳新干线的新大阪至冈山线开通了。第二天，年仅十二岁的我在妈妈的目送下，独自一人从挂着各种祝贺条幅的冈山车站坐上了新干线。

新干线与我乘坐过的任何交通工具都不一样。它结实却很冷漠，充斥着各种噪音，就连应该牢牢抓住的合适的把手，我都没有找到。

直到我走上站台，妈妈都还在絮絮叨叨地反复提醒我“不要坐过站呀”“不要弄丢车票”“如果车票丢了，一定要求助乘务员”等等。当我一登上列车，妈妈却失声痛哭起来，比爸爸去世时哭得更厉害，眼泪从快要脱落的假睫毛上断了线似的滴落下来。

自打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边在缝纫厂上班，一边揽些西服裁剪的活儿在家里做，维持生计。但是，在我即将上中学之前，妈妈似乎开始从长远角度出发，重新规划人生了。为了提高裁缝手艺，找个更加稳定的工作，她决定到东京的缝纫专门学校学习一年。我和妈妈商量后决定，妈妈住学校宿舍，我则暂时寄居在芦屋的姨妈家。因为以我们的经济条件，在都市里租不起公寓，所以只好承蒙姨

妈的美意了。

但是我并没有妈妈担心的那样感到不安。因为这位姨妈，就是送我那辆婴儿车的人。

那时候，姨夫已经继任饮用水公司的总经理了。他们有两个孩子，表哥十八岁，表妹是个比我小一岁的小学生。表哥刚刚去瑞士的学校留学，现在没有和家人住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德国奶奶也住在一起。就是说，姨夫有一半、表兄妹们有四分之一的西欧血统。

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但由于姨妈家是我家亲戚中最受人瞩目的一家，因此，我对他们总是抱有亲近感，自认为连他们家的琐碎小事也无所不知。既然他们送给我那么漂亮的婴儿车，所以毫无理由地深信：即使没有妈妈的陪伴，新的生活也一定会很顺利。

“该走啦。”

尽管还没到发车时间，妈妈就催我赶紧去自己的座位坐好。我在座席上刚坐下，就看见妈妈在车窗外向我比画着最后的叮嘱“行李要放到行李架上”“热了就把开襟毛衣脱了”“最后再检查一下车票”……新干线列车慢慢开动了，只见窗外的妈妈一只手抹眼泪，另一只手不停地向我挥动。

一到达神户车站，我就确信自己的预想没有错。尽管没有任何标志，我却一眼认出了那个人就是我的姨夫。他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系着高级领带，悠然地交叉着双腿，靠着汽车的发动机盖。他一头柔软的栗色鬈发，在人群中个子最高，深陷的眼眸中春光闪烁。看到我后，他单手上扬，“嗨”了一声，露出了亲切无比的笑颜。

这么一位美男子，只对着我一个人微笑，太难以置信了。我紧张地鞠了个躬。

“欢迎你呀。坐新干线旅行的感觉怎么样？”

姨夫弯下腰来看着我问道，然后像对待贵族小姐似的从我手中接过旅行包，打开车门，说道：“请吧，小姐。”他那低沉悠扬的声音，潇洒的动作，和头发一样颜色的清澈的栗色眼睛，所有这些都让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

“谢谢。”我好容易才说出了这句话。

坐在后座正中央，我才发觉这是一辆非常气派的车。车内空间大得可以当作学习室，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香味。皮座椅擦得发亮，不光驾驶座周围，连车窗下面也有不少按钮，这些按钮都是通过精心设计合理配置的。汽车已经发动了，声音小得根本听不到，开起来却马力十足。这是一辆非常适合姨夫驾驶的车。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

叫作奔驰的名牌轿车。

姨夫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问起了我的家乡冈山的情况，还给我介绍了即将入学的中学。而我只顾盯着姨夫的侧脸看，所以回答得很简短。虽然姨夫只是轻轻触碰它们一下，但无论是离合器还是空调按钮，都变得那样富有魅力。和哭泣的母亲分别的那一幕，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行驶了大约三十分钟后，轿车从国道往左转，沿着河边的路朝山里开去。六甲山的连绵山脉仿佛近在眼前。穿过电车高架桥，过了桥不久，就开始爬坡，路也变得狭窄起来。四周绿意盎然，能听见鸟儿啼鸣。道路两旁都是蜿蜒向前伸展的石墙，透过树木枝叶的缝隙，可以窥见路边住家的屋顶。遇到连错车都很勉强的狭窄陡坡，姨夫也能很轻松地开上去。不多久，轿车滑进了敞开的大门中，绕斜坡半周后，停在大门前面。

“咱们到家了，小姐。”

姨夫说着打开车门，拉住我的手，扶我下车。

“这是家吗？”

我提高了声音。

“这真的是家吗？”

二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在那个芦屋家中度过的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是我难以忘怀的。投射在拱形玄关门廊上的剪影，和山野的翠绿融为一体的奶油色外墙，露台栏杆的葡萄花纹，带有装饰玻璃窗的两座塔，这些外观自不必说，从总共十七个房间各自不同的气味和光照，到冰凉的门把手，所有这些景色都深深地刻印在我心里。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个家已不见当年的踪影。玄关旁边曾经守护这个家族枝繁叶茂的两棵铁树，已经枯死而被拔掉了。院子南边的水池也被填埋了。早就转手他人的这片土地已被分割，建成了单调的公寓和化学公司的

单身宿舍，居住着陌生的人们。

不过，正是因为当时的家不复存在了，我的回忆已经不会被任何的东西损伤。在我的心中，姨夫的家仍然在那里，家人们——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年老的，都一如当年地生活着。每当回忆起他们时，便感到他们的声音愈加变得活生生的，笑容无比温暖。

罗莎奶奶依旧坐在她那从德国带来的陪嫁梳妆台前，仔细地擦着美容面霜。姨妈在吸烟室中专注于挑错字。姨夫即便在家里也穿着无可挑剔的衣着，不停地开着玩笑。家里的帮佣米田阿婆和小林阿伯，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快地干着活。宠物妞儿在院子里玩耍。而我的表妹米娜在读书。只要她一走动，别人立刻会知道，因为总是装在她口袋里的火柴盒会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这火柴盒是她最宝贝的收藏，也是她的护身符。

我小心翼翼地他们在他们中间轻轻游走，以免打扰到他们。然而必定有人注意到我，仿佛三十年的岁月不曾流逝一般若无其事地跟我说话：“哟，朋子你在那儿呀。”“是啊。”我这样回答记忆中的人们。

房屋坐落在阪急线芦屋川站的西北方向，沿着芦屋川

的支流高座川登上海拔 200 米左右的山上。建起这座房屋的是姨夫的父亲。姨夫的父亲是饮用水公司的第二代总经理，二十多岁时去柏林大学留学，学习药学。在那里爱上了罗莎，结了婚。回国之后，因销售具有健胃作用的含镭清凉饮料“Fressy”，扩大了公司规模。随着阪急线开通，开始在芦屋修建住宅，并在山脚下买进了 1500 坪^①土地，修建起了西班牙式的洋房。这是一九二七年，也就是昭和二年^②的事。

洋房的门廊和露台大多以拱形为主，建在东南角的半圆形阳光房，以及橘红色的砖瓦屋顶等等都采用了西班牙特色的建筑风格，与其说豪华，不如说明快而柔和。就连各个角落的装饰品也都是精心挑选的，整体看来与房屋风格十分协调，优雅别致。虽然房屋外观是西班牙式的，但家具、餐具、纺织品等等都是清一色的德国货，这是为了不让罗莎感受到思乡之苦。为了得到最大程度的光照，南侧的院子缓缓地向大海方向倾斜着，视野非常开阔。北侧的马路上来往车辆极少，周围环绕着常绿树，远离了城市的喧嚣。

① 1 坪约为 3.306 平方米。

由于季风被连绵的六甲山屏蔽，这里的冬天也很温暖。夏天从海边吹来令人惬意的阵阵凉风，气候宜人。不知是不是拜其所赐，搬来芦屋没多久，姨夫的父母竟然在结婚十二年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那就是我的姨夫。

姨夫的人生大致沿袭他父亲的轨迹。去德国留学，在改良主打产品清凉饮料的同时，还采用了更简洁的包装，进一步提高了销售额。只有一点父子是不同的，那就是姨夫并没有在德国留学期间爱上女人。姨夫和在工厂的开发部门做研究助理，每天洗烧杯，品尝新产品的姨妈结了婚。

从一开始就在绿色区域芦屋的家里开始了新婚生活的年轻夫妇，没有必要等上十二年才有孩子。非但如此，婚礼七个月之后，男孩子龙一就降生了。

就像是与过于匆忙的第一胎找平衡似的，第二个孩子的诞生相隔了七年的岁月。米娜——给予我很多，却从不要求什么，因身体柔弱而不能出远门，但她的心一直在天涯海角旅行——这个一家人最可爱的小女儿，出生在一九六〇年的冬天。

姨夫带着我走进玄关时，所有的人为了迎接我，都已经齐聚在大厅里。他们比我还要紧张。罗莎奶奶拄着拐杖

走近我，露出生硬的微笑。姨妈找不到合适的话对初次见面的外甥女说，有些尴尬。米娜的目光里含有想要看透新来者的严肃。

除了家人，还有两个老人，我猜不出是谁。很快，我便知道了较为年轻的那位老年男人是不住在这里的园艺师小林阿伯，另一位比他岁数大的老年女性是住在家里的帮佣米田阿婆。照料树木的是小林阿伯，做饭的是米田阿婆，所以，我立刻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好了，你先拿着行李去二楼吧。上楼后，对面拐角第二间屋子是你的房间。从冈山寄来的纸箱子已经放在房间里了，没有开封。不要着急，回头按照自己的喜好，慢慢整理好了。米娜，你领着她熟悉一下家里。比如厕所在哪儿，怎么开热水什么的，应该有很多要知道的吧。到了三点钟，要吃茶点。所以请下楼来客厅。今天特别烤制了水果蛋糕。”

第一个开口说话，干脆利落地发布指令的是米田阿婆。其间，姨夫一直温柔地笑着，就像在新神户车站见面时那样。大家按照米田阿婆的指示，从大厅解散了。

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是多么丰富多彩的一家人啊。就拿头发的颜色来说吧，就有白发（罗莎奶奶和米田

阿婆)、黑白混杂(小林阿伯)、明亮的栗色(姨夫)、深栗色(米娜)、黑色(姨妈)好几种。不仅如此,他们的名字是洋人名和汉字随意混搭(姨夫的正式名字是埃里希·健,米娜的本名是美奈子)。而且口音也各不相同,米田阿婆、小林阿伯、米娜说的是纯粹的关西话,姨夫姨妈的普通话里关西腔占了百分之四十,至于罗莎奶奶,说的是费了老大劲学会的独特的日语。

但是,这事不会成为负面因素。虽然比起我家这种只有母女二人的小家庭来,多少有些奇妙的气氛,不过正因为这样,即使像我这样的小人物闯进来,也能确保一个属于自己的场所。

米娜遵照米田阿婆的吩咐,带着我把家里所有的地方转了个遍。要打开的门太多了,每打开一扇门,充满魅力的陈设便展现在我眼前。有装着看上一眼都会晕眩的枝形吊灯和黑色大理石壁炉的客厅,有从彩色玻璃窗里射进一缕阳光的安静的书房。客房里有只是在绘本上看到过的挂着床幔的床铺。从一下车就袭上我心头的兴奋,越来越高涨了。

然而米娜既不被我的兴奋所干扰,也不扬扬自得地继